

《国家156项工程在陕西企业纪实》序

□张勃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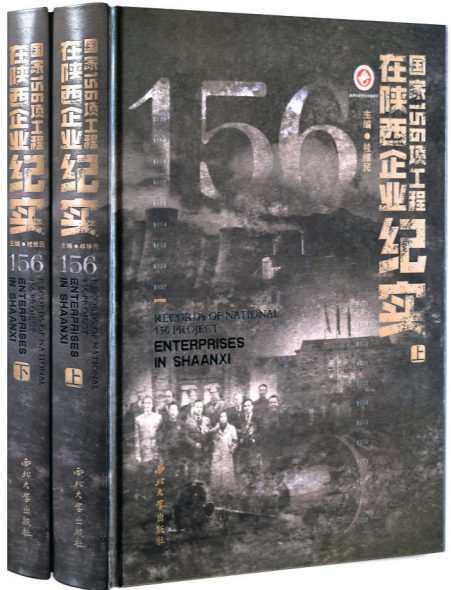
“156项工程陕西项目”值得大书特书。

“156”,特指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,实施这一重大建设工程的意义深远。从国家来讲,这156项重点工程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,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,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;对于陕西省而言,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,国家将苏联援建的重大项目中的一部分在我省兴建,是一项重大战略决策,使陕西这样一个农业省跨入了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,改变了工业进程与经济布局。

“一五”计划开始前,我省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产值仅占近10%,其中重工业产值所占比例更低。但在“一五”计划完成之后,全省工业产值的比例增加到近40%,实现了飞跃式发展。

如果没有156项重点工程,国家与陕西的经济史、工业史、军工史都要重写。有了这些先进的重大项目,大大提升了全省科学技术、文化教育、工业和军工制造业集群的实力。此后增加的相关大型工业企业、科研院所、大专院校等,进一步改变了陕西的面貌和在我国中的地位,也增强了我国战略大后方的经济实力,所以说,156项重点工程以及相关的建设项目功不可没!

156项重点工程从开工建设已经过去65年,如今,世界工业发展史已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。当年一些企业的部分设备已有百年历史,有的原是捷克或德国的,二战胜利后成了苏联的战利品,援助中国建设156项重点工程开始后,苏联又把



《国家156项工程在陕西企业纪实》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

这些设备转售中国,现已成为历史记忆的实物载体,变为宝贵的工业遗产。

关于如何保护工业遗产,我曾在2009年写过一篇文章加以论述。文章中是这样说的:

工业遗产包括工业化进程中的矿山与工厂建筑物,生产设备及其大环境等,是历史进程的产物。工业化初期的许多建筑物和设备是历史发展的见证,虽然绝大部

分已经完成了工业服务价值,但依然可以帮助人们回忆起那段历史!

早在19世纪末,英国就出现了“工业考古学”,成为保护工业遗产的先声。20世纪70年代,完整的工业遗产学逐渐形成,当时国际上还成立了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。2003年7月,在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市召开了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大会,通过了工业遗产保护领域的纲领性文件——《斯塔夫罗波尔宪章》。

成功保护工业遗产的国家首推英国和德国。在世界遗产名录里就列入了建于1779年的英国大铁桥。从一个地区来说,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的鲁尔工业区。从1860年起,经过100多年的生产、利用,鲁尔工业区已完成了历史使命,被关闭的煤矿、钢铁冶炼厂等改建成工业遗产保护区,形成十分美丽的旅游景观。起初,在开始实施建筑物与设备拆除计划时,有不少人恋恋不舍,希望能够将其作为宝贵遗产保留下来,很快一处具有世界规模的工业遗产保护区诞生了,原矿区建起博物馆,通过视频再现当年的生产状况,还广植树木花草,绿化环境,供人们休闲娱乐,这里成为鲁尔工业区的一大亮点。类似的例子在欧美国家有很多。上海也采取了类似手法,已将江南造船厂厂区的历史性建筑加以保护,辟为

旅游区。辽宁省同样加强了这方面工作,沈阳市在拆除数百个大烟囱时,有意识地保留了若干个,给市民留下一些工业化初期的痕迹作为纪念。

陕西工业化进程虽然开始得较晚,留下来的遗产不多,但也有些值得保护的。在黄土高原上的延安,遗留有晚清兴建的中国大陆第一口石油井;抗战期间,有一批工厂从沿海迁来陕西;爱国将领杨虎城也兴办了多项利省利民的工程。所有这些值得保护和纪念。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,国家156项重点工程在我省建成24项,其中有些设备是苏联缴获法西斯德国的战利品,很有保护价值。再有,在三线建设时期,陕西建设了400多项工程,有些建在深山中的高精尖项目早已搬出,厂区荒芜,可以保护利用。还有,铜川是我省老煤炭工业基地,为我省工业化作出了重要贡献,现在一些矿山因资源枯竭关闭,我们可以学习鲁尔工业区的经验,兴建博物馆,建成工业遗产保护区,以广观瞻,教育后代。

工业遗产的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。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和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,认真做好这项工作。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,能够引起大家对建设156项重点工程时期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美好回忆!

是序。

2021年8月28日

作者系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,陕西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(西北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)荣誉理事长

屈超耘笔名记趣

说来有趣,因清漪竟闹出了令人捧腹的笑话。

那是1957年春天,他去西安出差,下榻于报社大楼对面的新华旅社。时任《陕西农民报·乱弹》版的编辑高平先生,请他去家里做客,约定由在西华门附近工作的妻子陈励陪他。父亲在登记旅馆时,按规定用的是真名,陈励只知道客人叫清漪,却不知道那是笔名。她来到旅社后,寻找清漪,值班人员说查无此人。三问两问引起对方怀疑,觉得中间有问题。按说没找到人就算了,可在那时人们的警惕性极高,要走是不可能的,必须先把事情交代清楚,搞得高先生的夫人有口难辩,十分尴尬。

好在旅社经理也是个文学爱好者,他不但熟悉高平先生,还知道他的笔名山川。电话打到报社,经过高先生的解释,才算平息了这一误会。

由笔名引起的笑谈,虽已过去了60多年,可父亲至今说起来,仍感慨不已。因为,高平、陈励夫妇仙逝已经二十三年了。

说到父亲的另一个笔名林苑秋,我不得

不多费点笔墨。

1958年春节后的一天,父亲收到《陕西农民报·百花园》编辑康增辉的约稿信,要他写农村题材的小说。接到信后他当即创作了篇《找芳耘》的小说,因小说的情节是他1952年寻找母亲官秀云的经历原型,欲尽量搞得隐秘点,故不愿用人们熟悉的笔名清漪,就起了个寓意深远的“林苑秋”。

林苑秋者,寓意在秋天,春天开的花,到秋天已结成了果子,预示丰收不但爱情丰收,文学创作也将取得丰硕成果。

如果说《找芳耘》的署名是不想让人知道所谓芳耘的原型便是母亲,那么,在后来的《新与美的壮歌》的署名中,更是不愿有“王婆卖瓜”之嫌。

1992年春,商洛剧团的革命现代戏《泉水清》经过多次打磨,在省上参加会演而一炮打响,夺得了剧本、作曲、导演、演员全部获奖,轰动于古都西安。那晚演出刚结束,《陕西日报·秦岭》副刊的田长山找到商洛演出团带队的父亲,约他写该剧的评论,以配合颁奖会宣传。刚开始他不愿写,认为写文章说该

剧有多么好,有自说自话之嫌。长山却表示,由于时间紧,再找别人一是时间不允许,二是别人不熟悉情况。于是,他只好答应亲自捉刀。接到任务后他不得不闭门谢客,通宵达旦地笔耕,按时将署名评论稿交到了编辑部。颁奖会那天,当《泉水清》的评论《新与美的壮歌》出现在《陕西日报》时,人们在叫好的同时,都在猜“林苑秋”是何方神圣?就连《泉》剧的参演人员都捉摸不透,纷纷猜测这个姓林的对该剧及演职人员那么熟悉,难道中间有卧底不成?父亲听到大家的疑问后哈哈大笑说:“你们看我像卧底吗?”

霎时,大伙大眼瞪起了小眼。这时,编剧陈正庆一脸怪异地拉着父亲的手说道:“我的老兄局长,我看你能当特务了,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,连我都给哄了。”父亲也笑着说:“如果人们都知道是我写的,那我不就成了王婆了吗?”一句话逗得大伙哈哈大笑。

父亲还有一个笔名叫林蓝,只因发表了一首小诗后与另一个人名重名,就再也没有用过,从此便“寿终正寝”了。 □刘丹影

万卷纵观当具眼

——记钟叔河先生为我签书

钟老1931年生于湖南平江,是年已经89岁。他在1949年,因一个机缘,报考了新闻干部训练班,这也决定了钟叔河与文字打交道、做编辑的一生。新干班结业,他被分到李锐当社长的《新湖南报》作记者、编辑。

到出版社工作,钟叔河就有机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变为现实。他想起自己以前看过的容闳、梁启超、康有为、黄遵宪等人的书,认为19世纪国人走出去的所见所思具有思想文化价值,于是策划出版了“走向世界”丛书。

这套丛书的出版,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版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,甚至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。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反响,李一氓认为它是近年最具思想性、科学性、创造性的一套丛书,是整理古籍的楷模,是近年出版界的一项巨大业绩,萧乾说它是文史方面里程碑式的著作。这套书以及每本书前的叙论也引起了钱锺书先生的注意,他特地要见一下钟叔河,并对钟叔河说,丛书各本的序言都写得不错,建议结集成书出版,他愿意写序言——杨绛称,这是钱先生一生唯一一次主动为人作序。

后来钟老又出任了岳麓书社的总编辑。对于本乡人曾国藩,他的看法是:曾国藩是传统文化最后的总代表,是旧政治、旧道德、旧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,要了解中国的旧文化,就一定要读曾国藩。基于这种认识,他力排众议,主持出版了新编的《曾国藩全集》。

对周作人,钟老更是偏爱。他从初中起就读周作人的文章,认为周氏的文章除了美以外,还有真和善,态度诚实,有深度、有内涵,能启发人去思想,去追求理性,也跟自己的思想很合拍。

30多年后,钟老依然认为,人归人,文归文,对周作人来说,人虽有不得原谅处,但他文章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,对中西、中日文化历史比较研究,对旧文化的批判也最彻底,且自有其美学价值。所以,他花了很大力气来搜集、编辑、印行周作人的著作。他编的《知堂书话》是1949年以后出版的第一部周作人的文集。后来,四卷本的《周作人文选》《知堂序跋》《儿童杂诗图笺释》等陆续推出。在当时的环境下,钟叔河所做的这些事情是需要勇气、学识和胆识的。

现在老人就坐在我对面,他穿着T恤,理着光头,仔细看去,与在书上看到其照片并无二致,只不过书上都还是过去年轻一点的,现在他变得老了一些。

询问他的身体状况,身体尚好,虽有过两次脑出血,但所幸并无大碍。我看钟老还是比较扎实的,思维敏捷,语言幽默,一口湖南话。于是我们就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,谈话中得知,钟老目前正在忙着编文集。

钟老不是一个做实事、求实效,淡泊名利、不务虚名的人,不愿意参加一些徒有其名的社会活动,即使得了出版界最高荣誉“韬奋奖”,他也给女儿开玩笑说:“他们说厕所洗得干净,给了我一个‘淘粪’奖。”

钟老不但是出版家,也是学者、作家。他对“走向世界”丛书的校订,对每一本所写的洞见深刻、观念现代的评序文,已足见其学问的功底和学识的高标。

他后来的五册《念楼学短》,对古籍的选取和解读以及评论皆妙不可言。杨绛先生在序言中说它“选题好,翻译的白话好,注释好,

批语好,读了能增进学识,读来又趣味无穷”,正是中肯之言。

他的十几本文集,或序跋、或随笔、或书信,更是恣肆汪洋,随手拈来都成佳构。他的书一旦翻开即难以释卷,如饮醇醪,让人沉醉其中,不能自拔。这次手头只有《念楼学短》,就拿出来请他签字,钟老不但在每一本上都签了名,还在《毋相忘》这一册的扉页上写下:“简平先生庚子夏过长相见,晤谈甚欢,题此留念。钟叔河于念楼。”还应我的要求,又在《逝者如斯》这一册上题下: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,赵倚平先生属题。庚子,钟叔河。”这正是与书名契合的词句,可见老人之用心。

题签之时,他扬抬起头来对我说:“书中的‘念楼曰’,是有自己的想法在里边的。”这一点我在阅读时就注意到了,自然十分会意。签完书,他又起身去房间,拿出两本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钟叔河书信初集》,分别题赠给我夫妻和迭戈兒。

这次回家,因为照顾父亲待了4个月。家里还有钟老的一些书,我又从孔网上,买来他的6本书。11月中旬,又到长沙去见钟老。我们依旧在客厅落座,谈话、谈人、谈社会,随意散谈。直到天色将晚,我们一起移步钟老的书房,请他签名。钟老在9本书上都题款签名,在《念楼随笔》扉页签到:“赵倚平先生,万卷纵观当具眼,放翁句,叔河录奉。”在《记得青山那一边》上,写下了他的一首旧作:

记得青山那一边,初飞蝶蝶映清莲。
可怜茵梦湖中水,不照人间五十年。
后面署:“庚子,叔河”。钤“念楼”印。

□五味子

《抒情时代》的孤独底色与生命灵性

那是一个追求改变与“速度”的时代,也是一个匆匆到容不下抒情的时代,那些热血的、朦胧的、关于南方的想象,都在一辆摩托车上,连取名“火箭”的少年也追不上时代飞驰而来的变革。

飞驰的摩托车像一把烈火,点燃了发财梦,点燃了这片落后的土地和无数村人的心火。他们像是推放了多年的干柴禾,一旦遇到点火星,便要奋不顾身地烧个样子出来。何况那金灿灿的诱惑,已经灼痛了每个人的眼。他们观望者、憧憬者、犹豫着、哭泣着,却攒着那么一股劲,想做南下的那个富人。

一列列火车拉走了一个个梦想。他们一门心思挤上南下的列车,他们一步三回头,眼泪掉在泥土里被瞬间吞噬,却还步步向前走,他们固执地守在原地,听山间的风十年如一日地嚎叫,也想象不出外面的样子。

《抒情时代》中双线并行的叙事更像一个人格的两个侧面。杨梅终面对田野与羊群,目光阴郁,却坚韧纯真,戾疾的身体也渴望去往南方,灵魂在摩托车的后座上飞起来,飞到泪流满面,终究没有飞出轮椅和羊圈,只能在深夜的夜莺生会和炊烟一起呼喊。她像是哥哥留在乡村的另一个自我,永远感受着这片土地的呼吸,等待着和土地一起消亡,她是浪漫的、独立的、充满女性力量的。哥哥是人群中央的作家,拿到了城市的通行证,光鲜亮丽,心底却尽是悲哀,自卑与恨同时生长。他像树上的鸟,终于飞出了村庄,却飞不出巨大的、孤独的陷阱,故乡是他人生的底色,纵使再不提起,却也永远抹不掉。有时被短暂掩盖,陷入逃离的幻觉,稍有不慎便被激起,成为人生的主调。

城市里的高楼像囚笼一样禁锢了他,周围的人群时不变成村人的模样,公园的角落是短暂放肆的避难场,永恒的孤独吞噬了他,如同城市张开大口吞噬了乡村。他与世间万物一起,发出听不到的悲鸣,阴影中的羊人冷冷地注视着他们,而他的面具背后经历着人间最为煎熬的放逐。

时代大潮下,一切都被推着向前走,没给任何人留下反应时间。每个人的命运并没有如少年时预料的那般美好,父亲没有成为成功的淘金者,却长眠在南方的黄土之下,到死都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“老陕西”。

改造的摩托车阻止不了这场狂潮,20年前斗志昂扬、意气风发的张火箭也只能颓然老去,最终连儿子也没能留住。当儿子如同当年那批人一般毅然南下,他只能孤身一人留守在物是人非的故土,靠着童年的记忆过活。揭开年少的热情与幻想,揭开魔鬼般火热的诱惑,揭开自卑,揭开所有短暂的、虚幻的浮华,人生的底色尽是悲凉。

比魔幻现实主义这样的词语,范墩子笔下构建的世界像是一场梦,一场游走在记忆与幻想,城市与乡村边缘的梦。梦里,少女看到山鬼狰狞的脸,它的目光带着晶莹的露水,妖风抚过羊群和屋顶,把人们吹向鬼魅般的南方。梦里,树杈上的少年听到老牛的哭泣,哭到天昏地暗,日月倒悬,哭出世间无数古老的故事。梦里,梦里的武则天守着月亮,守着地宫,守着写满伤痛的无字碑,见证了代代奔向南方的子民。这是一个似真似幻的神秘空间,因孤独而耽于幻觉、耽于梦境。在这个奇异诡谲的梦里,人和动物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照,万物生灵与人间现实相同,一切都仿佛成了世界之初那个尚未分化的世界。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在此聚合,历史和现实的交织深邃旷远,花鸟鱼虫轮回转动,每个生命不再孤立于世,却仍不可避免地享受着同一份孤独,可以互相感受,却无法互相救赎。

历史的永恒与感受的瞬间,诗性的浪漫与贫瘠的现实,万物一体却共享孤独。在这种具有断裂性和双重性的时空描述中,人不再是世界的中心,而是作为万物一员的存在。对于异己力量的灵性化想象使自然在人面前不再处于失语地位,体现了一种更为宏大悠远的生命观念,带有包容悲悯的美学气质。这是一个万物有灵、万事皆悲的世界,作者的笔触凄婉隽永,浸满了生命的灵性,宏大又悲哀,温柔又残酷。

书名为《抒情时代》,却没有任何刻意的抒情。这群撕裂的、不断回望拉扯的、被现实牵绊的人从未远去,哭泣的石头、守望的乾陵、高贵的羊人,也许还在某个角落继续存在着。

他们活在我们生命里的角落,在城市的公园深处,在夜晚的高楼窗口,活着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,死去化作泥土和雨水。他们是每一个灵魂无处安放,每一个灵魂的底色都是孤独。 □杨欣悦



庚子年7月12日下午,由迭戈兄领路,我带着《念楼学短》一套五本,来到了著名的念楼。上到20楼,就看到门上有一个镌刻着“念楼、锤寓”字样的竹子形状的工艺品。敲开门,钟老刚刚午休起来,从他的卧室兼书房走到客厅,招呼我们坐下。

钟老住着一个三居室,客厅很大,西面一堵墙全是到顶的书柜,里面大多放着成套的大开本的书,东面的墙除了留出电视机的位置,两边也是书架。南向的窗下的矮柜里,也是大开本的书。客厅墙上和走廊上挂着李锐、沈从文、黄永玉和沈鹏等人写给他的字,书房里也挂有一些。

